

以空间换时间 以坚守赢胜利

——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的防御作战

■ 周 一



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中，志愿军发起冲锋。 资料照片

方暴露在我军火力之下。

中线战场这边，就在敌军准备发起进攻的节点，洪川一带下起了朝鲜半岛罕见的大雨，不仅直接迫使美军空战机无法升空出动，遍地泥泞的道路也让其地面部队寸步难行。我军抓住这个窗口快速抢修野战工事，并把大量勤杂人员补充到一线作战营连，计划依托工事延缓敌人的进攻。2月23日，大雨刚停，敌军就立刻发起疯狂进攻。在我军多处阵地前沿，美军、英军和南朝鲜部队在飞机、大炮的配合下，整营、整连地发起冲锋。此外，敌军坦克的行动格外嚣张，以十几辆甚至几十辆为集群，直接向我阵地纵深横冲直撞。这种打法下，我军一线阵地损耗严重，只能暂时主动撤出，但一到夜间，敌军就停止攻势转入宿营，我军立刻组织反击力量借着夜暗夺回阵地。如此反复拉锯，不少阵地多次易手，敌军虽连续猛攻数日，实际推进距离也十分有限。

“屠夫行动”前后持续15天，直到3月6日，“联合国军”既没能大量歼灭中朝军队有生力量，累计北进距离也不足5公里，其作战企图基本落空。志愿军发挥自己近战、夜战的特长，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，在相对狭窄的防御纵深内与敌军反复周旋，不仅迟滞了对手的行动，还在运动中不断调整防御部署，做好了应对敌军后续更猛烈进攻的准备。

灵活应敌破“撕裂”

在“屠夫行动”推进期间，“联合国军”便已着手筹划下一阶段进攻行动。李奇微将这次后续攻势命名为“撕裂者行动”，从实际作战进程来看，其核心意图主要包含两层：一是通过大范围跨区域空降行动，切断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战线联系，并夺取汉城；二是在发起阵地进攻时，以多个箭头并肩攻击，割裂志愿军的一线防御部署。

3月7日清晨，“屠夫行动”刚刚落幕，“撕裂者行动”随即启动。美第9军主力攻克洪川后，骑兵第1师与陆战第1师合兵一处，以坦克部队为先导，分多路

向我军防御纵深实施穿插，企图分割我军的阵地防御体系。身处一线志愿军官兵面对敌军大举进攻毫无惧色，依托地形与工事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。仅7日当天，就有多个连队的官兵因死守阵地不退而全部壮烈牺牲。

中朝联合司令部研判战场态势后认为，这种打法虽尽显顽强斗志，却与我方保存实力、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战役指导方针相悖，一味坚持下去只会陷入人地皆失的被动局面。3月10日，联合司令部当即发出战术指示，强调“在兵力配置上，至少应控制半数或三分之一部队作为机动”“应在阵地前沿组织火网地带”。在这一原则指导下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各部随即完成相应调整，基本上将所属防御力量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交替掩护、适时反击，并按照联合司令部统一部署，逐次向三八线一带转移。

至3月12日，原处于纵深地带的第二线防御部队，如志愿军第26、第39、第40军和朝鲜人民军第19师，均已顺利进入警戒阵地，计划以坚决的防御战斗迟滞“联合国军”7至8天，为刚刚入朝的第19兵团和第3兵团争取向前线开进的宝贵时间。15日，李奇微下令扩大“撕裂者行动”的作战范围，从西、中、东3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，并指挥空降第187团在汶山一带实施空降，企图从侧后方对我军阵地实施包围。

3月28日，美第25师和空降第187团主力，在数十辆坦克和大量飞机、火炮的支援下，向东豆川里及其以东的第26军防御阵地发起猛攻。该区域处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战斗接合部，加之美军空降部队实施了割裂作战，导致第26军在防御战斗中缺少友邻的直接策应支援，多处要点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。危急关头，第26军第232、第233、第234团等部利用工事，以手中极为有限的反坦克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，在各自阵地上接连打退敌人数次冲锋。其中，第234团在七峰山一带歼灭美军1500余人，还创造了1个班用反坦克手榴弹击毁美军坦克9辆的模范战例，其作战经验被志愿军各部转发学习。

战至3月31日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

军已在第二道防御阵地上阻敌20天，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，并逐次撤至三八线南北一带，展开新的防御准备。在这20天的战斗中，我军始终贯彻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防御战术指导方针，保存力量、灵活接敌，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。这一重要的防御作战原则后来被概括为“兵力配备前轻后重，火力配备前重后轻”，不仅及时有力指导了此次作战，更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人民军队组织实施机动防御的要则。

寸土必守“铁三角”

“联合国军”在全面逼近三八线附近后，并未放缓进攻势头，随即发起“狂暴行动”，企图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部赶至三八线以北，并夺占平康、铁原、金化这一“铁三角”地区，为下一步继续向北推进抢占进攻出发地。

“铁三角”地处朝鲜半岛中部，向东北可直抵元山港，西南和西北又连接着汉城和平壤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志愿军对此早有预判。4月5日，志愿军总部向各军发出指示，明确指出敌人将“重点进攻铁原、平康、金化、金策、龟山地区”，电令各军迅速集结，巩固阵地，争取下一场作战的胜利。

此时，志愿军第40军刚完成部分兵员补充，在洪川以北、金化以南的狭长区域组织防御，成为“铁三角”地区的正面屏障。从地形上看，这一区域山地密布，便于我军构筑野战防御工事、层层阻敌；但洪川经春川、华川至金化的一条主要公路贯穿其间，直插第40军防御纵深，从而为敌军装甲部队的快速机动提供了便利条件。针对这一情况，第40军各部在工事构筑上严格落实“四防两便”标准，即“防炮、防空、防火、防毒”，同时做到“便于发扬火力、便于机动”，并将大部分反坦克火力集中靠前配置，重点打击敌人的坦克、装甲车和集群步兵。

4月13日，敌军从前期占领的阵地出发，沿洪川至金化公路北进，途中遭到道路两侧的第40军各部的顽强阻击。敌军只能放慢节奏，转而对我军阵地逐个发起强攻。我军随即灵活调整战术，将节节阻击转为节节诱敌，待吸引敌人的兵力、火力大量集中后便主动撤出阵地，入夜后再派出小股部队实施偷袭，不仅能夺回白天失守的阵地，更能大量杀伤敌军有生力量。这套战术把“联合国军”拖得疲惫不堪，甚至几日后，第40军可以在白天派出捕俘力量，抓捕在山林里歇脚、烤火的人。

战至4月21日，“联合国军”已连续进攻70余天，官兵疲惫不堪、装备损毁严重，就连其一向引以为傲的后勤保障，也因战线过度拉长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。反观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，在中朝联合司令部正确的机动防御作战方针指导下，逐山逐水节节阻击敌人，并以阻击与反击相结合的方式，有力迟滞了“联合国军”的推进节奏，歼敌5万余人，不仅为第二番作战部队争取到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，还基本完成主动出击、发起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。



链接历史

1935年9月15日，红25军胜利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。次日，刘志丹率领红26、红27军到达永坪镇，与红25军胜利会师。17日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，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，撤销红25、红26、红27军，徐海东任军团长，程子华任政治委员，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。红25、红26、红27军分别改编为第75、第78、第81师，共7000余人。

早在7月中旬，蒋介石就调集东北军4个军11个师及晋绥军孙楚部5个旅等部，采取南进北堵，东西配合，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，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、安塞地区。红15军团成立后，国民党军为进一步加紧“围剿”，令东北军第67军军部及第107师进驻洛川，并派第107师619团1个营进驻丰泉峁，以第110、第129师（欠685团）沿洛延公路推进至延安，以第685团驻甘泉，维护南北交通。

红15军团首长根据敌军兵力分布情况，决定先歼灭敌第67军一部，而后转用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，打退其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，以战斗胜利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。

经研究，红15军团拟采取“围城打援，巧设口袋阵”的作战方针，即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，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，军团主力则设伏打敌援兵，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。

9月下旬，红15军团进驻甘泉以西的下寺湾、王家坪一带集结。徐海东、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到劳山现场勘察。劳山南距甘泉15公里，北距延安30公里，东西群山耸立，树林茂密，地势险要，为延安通往甘泉必经之地，是设伏歼敌的较好战场。据此，军团首长定下作战决心，将军团主力设伏于劳山东西地域。红15军团在劳山布设的“口袋阵”全长约20公里，袋底设在甘泉城北1170高地附近，袋口则设在劳山以北的九沿山。军团指挥部明确下达作战指令，必须待敌军全部通过九沿山后，以扼守袋底的部队打响为总信号，实现前堵后追、两翼夹击，彻底封死袋口，将进入伏击圈的敌军全部围歼。

为打好这一仗，陕甘晋省委召根据地军民“武装保卫苏区，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”。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，根据地民兵全部行动起来，组成运输队、担架队、交通队、侦察队全力支前；妇女会也组织当地妇女成立缝衣队、洗衣队、慰劳队，为前线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。

劳山战役从决策到每一步战斗，都部署得十分周密。虽为大队行动，各参战部队却提前悄然进入伏击区域，再加上当地群众的全力配合，敌军从头到尾都没能察觉到半点风声。

9月28日，红15军团第81师243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包围甘泉县城。29日拂晓前，军团各部悄悄进入预设伏击阵地。红军官兵在山林中全程保持静默，昼夜坚守，终于在10月1日等来了增援的敌军。

当日拂晓，敌第67军第110师以两路纵队从延安出动，沿公路向甘泉开进。敌110师师长何立中心知红军作战勇猛，此次出兵一路步为营，丝毫不敢冒进，途中特意留第630团于四十里铺作为策应，只带领师部及第628

巧布『口袋阵』

■ 胡遵远

王凤霞

劳山开新局

团、第629团继续推进。临近九沿山时，他又抽调部分兵力上山搜索排查，确认没有埋伏后才松了口气，下令部队改为四路纵队快速前进，急于解甘泉之围。

当日14时许，敌先头部队进驻甘泉北六公里白土坡时，位于该地的红15军团第81师241团突然开火，堵击敌人前进。同时，位于阳台的第78师骑兵团，适时出击，断敌退路。敌首尾受击，遂自动向中心靠拢。此时，设伏的第75师和第78师各部从公路两侧山上同时向行进军队形发起猛烈进攻，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，激战5个多小时，敌第110师628、629团及师直属队被全歼。敌师长何立中负重伤，逃入甘泉后毙命。这次战役，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、师参谋长范叙州、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，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，缴获战马300余匹、七五山炮4门、八二迫击炮8门、重机枪24挺、轻机枪162挺、长短枪3000余支、五十瓦电台1部。

劳山战役是红15军团成立后，依托陕北山地地形巧布“口袋阵”获得的首场大捷，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经此一战，敌军阵营人心动摇、作战意志大幅涣散，红军队伍士气空前高涨，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抵达陕北，准备一块安全稳定的落脚根据地。



红25、红26、红27军永坪会师。 资料照片



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的劳山战役烈士陵园。 资料照片



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王景洲烈士使用的铁路煤油信号灯。 资料照片

在吉林省博物院的馆藏文物中，一盏老式手提铁路煤油信号灯引人注目。这是志愿军二级英雄王景洲生前使用过的执勤工具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，铁路工人和铁道兵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抢通铁路，以血肉之躯筑起“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”，将物资源源不断送往前线。

70多年前，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，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承担铁道运输保障任务的中国铁

文物背后的抗美援朝故事——

以青春之躯护运输畅通

■ 杜世川 罗玉桐

路工人，担负起光荣的军事运输任务，王景洲正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。

入朝前，王景洲是磐石车站的一名车号员。因踏实肯干、兢兢业业，他多次获评先进个人者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他加入第一批中国铁路职工志愿援朝大队赴朝，被分配至新成川车站任车号员。

新成川车站是抗美援朝铁路运输线上的关键枢纽，过往车次密集、保障任务艰巨，长期处于敌机重点轰炸范围之内。1951年2月8日，敌军战机遇袭该站，投下数十枚定时炸弹。敌机飞离后天色完全暗下，未爆的定时炸弹在站内接连起爆，泥土、碎石、枕木碎块与弹片在爆炸的浓烟中四处飞溅，车站沿线两侧的房屋被爆炸引发的大火吞噬，局势万分危急。按照运输调度计划，当夜站内尚有一列伤员列车需要进站避让，两列满载前线急需物资的重要列车必须正点开出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王景洲在车站九道线路上排查出两枚重约二十公斤的定时炸弹。他不顾生命危险，先

后将两枚炸弹扛至站外空旷地带处置，成功避免重大损失。

在距离新成川车站不远的沸流江上，有一座一百多米长的铁路大桥。敌机经常对这座大桥进行轰炸，妄图切断我军运输线。王景洲同战友们随炸随修，保障着运输畅通。

1951年3月1日，敌机再次对新沸流江大桥发动轰炸。2日清晨，一台机车推送满载弹药的列车驶过大桥，准备进入距离大桥约300米处的山洞隐蔽，从大桥到洞口是一段上坡道。由于前一天大桥受到轰炸、刚完成应急抢修的线路基础不稳，列车中部数辆弹药车发生脱轨，导致全列无法继续行进，必须紧急处置。根据过往经验，黎明前后正是敌机空袭最频繁的时段。因此，大家先将靠近机车一端未脱线的车辆拉回车站另行隐蔽，再将桥上剩余的9辆弹药车分解，计划用绳索逐辆拉进山洞避险。王景洲与值班员岳永昌率先请战，主动承担揽钩、摘解铁管的關鍵任务。

就在王景洲和战友们合力牵拉第八

辆弹药车时，敌机突然窜至上空，随即展开轰炸与低空扫射。众人受突发情况影响发力过猛，绳索被直接拉断，正在坡道上移动的弹药车顺势向后溜滑，速度越来越快。一旦溜行的弹药车与后方车辆相撞，必将引发剧烈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危急关头，王景洲与岳永昌立刻抄起撬棍试图卡阻车轮，接连几次都没能成功。眼看弹药车即将高速相撞，王景洲毅然将自己的身躯压在撬棍之下，用全身力量死死抵住下滑的车辆，最终成功挡住了溜行的弹药车。整列弹药车和沸流江大桥都保住了，22岁的王景洲却永远将生命定格在沸流江畔。

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党委根据王景洲生前愿望，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53年11月，志愿军政治部给王景洲追记一等功，授予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。为永久纪念这位从磐石大地走出的英雄，其家乡吉林省磐石市专门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馆，并设立王景洲烈士纪念馆，供后人瞻仰缅怀。